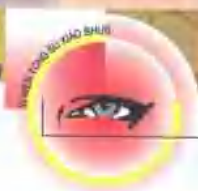




译文通俗小说



健康帝国

著者 © [俄] 谢·斯米尔诺夫

译者 © 徐永平



上海译文出版社

健康帝国

著者 © [俄] 谢·斯米尔诺夫

译者 © 徐永平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通俗小说

Серг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Смирнов

ИМПЕРИЯ ЗДОРОВЬЯ

本书根据《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1996年第2、3期译出

©此中文本的翻译出版获作者授权

图字：09-1998-164号

健康帝国

[俄]谢·斯米尔诺夫 著

徐永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10,000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5327-2368-2/I·1375

定价：12.00元

内容提要



一家濒临倒闭的生化研究所一夜之间却被西方的一家大公司的一份合同救活了。自称为“健康帝国”的这家大公司要求研究所进行人血研究从而达到不可告人

的罪恶目的。小说的主人公年轻的研究员德罗兹多夫在女友，一位年轻貌美的美国间谍的帮助下，历尽艰辛，终于彻底粉碎了“帝国”的阴谋，而这对年轻人最终也撞出了爱情之花。

目 录

序 一	在非洲开始的并不像是真正的开始	(1)
序 二	在俄罗斯开始的才像是真正的开始	(25)
第一章	事件的走向尚未确定	(46)
第二章	事件的走向已经明确	(74)
第三章	瞧着,汉尼拔的军队要出击	(147)
第四章	不,“帝国”也会报复的	(208)
尾声一	——并不像尾声	(295)
尾声二	——这才像完满、彻底的尾声	(309)

序 一

在非洲开始的并不像是真正的开始

暴风雪席卷非洲那片荒僻的密林。

安德森博士离开显微镜,离开那肉眼看不见的、以它可怕的疾病威胁着人类的生物世界,若有所思地朝窗外望去。他最终还是明白了,为什么他会突然回想起暴风雪,思恋起自己那遥远的故乡。

他眯起眼睛——于是眼前的暴风雪变成了一群横冲直撞的飞鸟。对于眼睛来说,这片肉眼可见的非洲生物界不仅不会让人伤感,而且是那么赏心悦目。足有上百只的白鹇从天而降,来到这已经疲倦了的非洲的午后世界,飞旋一阵之后,几乎满满占据了那棵金合欢的枝杈。鸟儿唧唧喳喳地叫了一阵,又挤在一起,你啄我让,匆匆梳理起自己的羽毛来。

凡是居住在这里的黑人、白人,都是亚当的后代。已经在鲁里山东侧的山脚下生活了半年多的人都可以有把握地断定:要下雨了。乌尔夫·安德森博士就是这样认为的。他来到奥涅泽种族保护区还有一个月就满十五年了。他对这一预

测再添上两句话：

“古鲁肯定又喝多了。不知是哪个蠢货又把酒瓶塞给他了！”

还有一个念头也应该添上，这一念头在整个乌干达除了他之外，大概不会有人想到的。

“但愿安妮能赶回来。”

博士好像觉得，他已经清清楚楚地听到向群山中的树林泻去的暴雨的哗哗声。看样子，安妮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走出卡塞塞了。但愿上帝不要像一年前那样，让她的吉普车陷在路上的泥水坑里。

乌尔夫·安德森博士可以说是一位文静、认真、守时的人。按说，要不是他一直居住在赤道上的话，他理应是一位斯堪的纳维亚的航海家。他收拾起显微镜观察台上的小玻璃片，习惯性地把房间稍稍整理一下，才离开他那不大的阴暗的住处，走进乌干达刚过中午满是辛香的酷热之中。

他出门后，像往常那样把两只手叉在腰间，朝着白雪皑皑的山脊，对天厉声发问：

“是这样，我们这里在发生什么事？”

作为联合国、红十字会和十个人道主义组织的公使，作为地球上这一尚未被开发的美丽角落和一个正在灭绝的小部落的保护神，——这一部落像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代一样生活下去，——他认为他有充分的权利向上帝提这样的问题。

看上去，这里以往既没有发生过、眼下也不会发生任何有威胁的事。博士轻松地吸了一口热空气，发现远处聚拢来的团团白云正悄悄地顺着海绵状的深绿的热带丛林飘去。他并没有发现那里像灰色丝绒一样的沉雾正在山间隘口处缭绕，

而这一景象正是天河即将降落的前兆。

“它们为什么惊慌不安？”他想起了那已经飞旋到房子另一边的长上羽翼的暴风雪。

刹那间，他莫名其妙地听到一阵不同寻常的从山那边传来的噪杂声，从心底里感到惊奇。他意识到自己看到了一个又大又笨重的东西从空中向他迎面飞来。

在某些紧急情况下，某个机械怪物会搅动丛林的叶片和亘古的尘埃，在这片原始土地上空嗒嗒作响，但它只应该是从北方、从波塔堡方向来，或者在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是从东方，从卡塞塞方向来的。这个天蓝色的铁的庞然飞象同从前那些啼啭噪鸣从这儿飞过的小鸟相比，既违背规则，也不遵守平常习惯，正在从西面，也就是说越过山峦，从扎伊尔那边越过国境而来。所有这些既不会让白鹳高兴，也不可能让乌尔夫·安德森博士愉快。

“要是古鲁在这儿就好了。他一口酒不喝，呼风唤雨是轻而易举的；要是喝上一口，就敢同战斗直升机对阵，”他想，“要是让他喝上一杯威士忌，那就能坐等飞碟入侵了。”

这时候，乌干达山前的所有植物都惊慌失措地猛烈摇动起来，博士周围的树叶、羽毛都四处飞扬，他脚下的大地开始颤动起来。他手搭凉棚，慢慢地从鲁里山那边转过身来，因为直升飞机完全没有从他头顶上飞过，而是傲气地向右边一侧转去，开始了在欧洲文明前哨阵地上的盘旋。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好像故意要显示自己的友好姿态——它已经考虑到，毫无疑问，被惹得不大高兴的博士正在那里打量印在机身侧面的好大一个联合国徽章。

“会不会是战争开始了？”博士不知为什么会这样想，这

时,他注意到直升飞机已经降落在离房子大约一百米远的地方、金合欢树丛旁。不过他决定还是原地不动。

他坐在凉台最上一个台阶的荫凉处,在整理自己衬衫口袋里的个人名片,并等候着。他凭着在荒僻的丛林生活所养成的惰性继续着他的思索:要是雨这么一直下,安妮会想到尽快赶回家的。

那些人很快就从灌木丛中露了面。五个人,为首的一位不用说,肯定是当官的,他是这支不请自来的空降小队中最瘦小的一个。博士从外表就能断定他是印度人。他身材瘦小,皮肤黧黑,衣服浅色的——是那种正式装束,但很轻柔,就像通常欧洲的职员在热带地区工作时所穿的那种。他的那几位随从,顺便说说,要是准备去突击某个近处的总统府,倒是挺适合的。

他们不慌不忙地跟在上司后面:三个剽悍的努比亚人——从脸型和肤色上看,很可能不是当地的、而是美国的产品;还有一个淡褐色头发的雅利安人,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的、塞得鼓鼓的小手提箱。他们迈着稳健的步子,每走一步都像是要去独自占领成倍的空间和地盘。

这些不速之客在离荫凉处约十几步远的地方站停下来,因为这里是属于红十字会和乌尔夫·安德森个人的基地。博士从容地站了起来,但并没有迈出步子,依旧站在荫凉处。

那位印度先生在太阳底下站住了,似乎是想表示他对未受到他侵扰的荫凉处的敬意,于是,把一只柔软的手伸了过来。

“印度人的笑容在所有人种当中是最迷人的。简直无可挑剔。”博士再给自己的观察补上一点。

“中午好。我有幸见到的是不是乌尔夫·安德森博士？”印度人操着一口纯正的老式英语委婉有礼地探问，又以同样迷人的笑容作为对博士名片的回应。

“中午好，”博士彬彬有礼地回答。“我就是乌尔夫·安德森博士。”

“请原谅……”有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掺和在印度人的笑容中。

“我就是乌尔夫·安德森博士，”博士用手指点了一下自己手里的名片，沉着地对来说。“有什么事吗？”

外来人短促地笑了几声，用纤细的手指碰了一下自己的名片。

“在这一场合，我是联合国人类学处老鉴定家阿尔纳万·基兹的全权代表。”印度人说，“是阿尔纳万·基兹。”

“根据我所在部门的职责，就算是联合国的部属之一的职责，我必须马上指出你们违反了联合国人文法规中的三点规定，”博士沉着地说，“利用这一区域内禁止使用的机械设备侵入了人类生态保护区；未经卫生检疫的和未经过相应的生态适应期的人员侵入了保护区；破坏了防止地方病突发而在保护区内设置的检疫机构的工作条件。以上可剥夺自由一年以下，或者处以二十万美元以下的罚款。”

“我十分理解您，博士。”在聚精会神地听完这一通司法训话之后，印度人和颜悦色地说，“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将努力成为在您的保护区内最守法的来访者。我们知道检疫所，而且我们已经办好了一切应办的许可手续。哈根，请给安德森博士过目一下。”

从站在联合国专家背后三步远的人墙里，雅利安人走了

出来。他双手提起箱子，不知在什么地方按了一下，里面就发出一阵悦耳的电子声：“哎哟，我亲爱的奥古斯丁，一切，一切都过去了！”几个节拍之后，箱盖自动掀开，哈根从箱子里取出一沓理得整整齐齐的文件。

博士还没有伸出手就已经明白了，根本用不着去审查这些材料：手续都办好了，而且可以相信还是办得最理想的文件。他现在随便需要什么不切实际的文件——哪怕是要胃液中钴含量的分析报告，这个让人讨厌的会说话的小匣子都会立即当着你的面在它的肚子里制造出来，而且打印在随便什么报单上，并有任何需要的签字和印章。然而，他还是像一个细致的北方人站在专家跟前那样，一丝不苟地审视着这些签证和意见。

“我恳求您息怒，并给予宽恕，博士。”印度人用婉转的语调催促海关的手续能办得快一些。

直到看完最后一份文件的最后一行和签章，博士才抬起目光，用西方人的时间观念来看，不可理解的长时间地看着这位和蔼而谦恭的专家。说实在话，如果说他在这一瞬间想到什么的话，那多半就是安妮的事：安妮会不会待在城里直到黄昏，最好是待在那里直到天亮，可千万不要摸黑走夜路。可这个倔强的安妮肯定不会这么干。博士的不安越来越难以控制，不知为什么，这种不安蔓延开了，远远超过发生在他所负责的不可侵犯领地上的不寻常事件的界限。

“安德森博士，”已经习惯了伦敦时钟的印度人忍不住了，“您用这种方式恐怕是无法了解我来拜访的真正原因的。我希望您能改变一下自己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上我也不过是个小人物，同您一样……”

“可您从何说起我是个小人物的呢？”博士还是那样沉着地说道。

印度人还是没有感到难堪。

“我明白，”他淡淡地一笑，“您比我整整高过一头。我请求您能让我同您单独地谈谈。如果不能在您房子里，那就到墙角边去。”

太阳已经过了中天开始西斜，但对于外来人来说，已经处在荫凉的最边沿，不是晒得那么厉害了，而且博士也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正好邀请他们进屋去。

“来点可乐？还是劲儿大点的？”他问道。

“来点矿泉水吧，如果可以的话，”印度人一边好奇地四下打量，一边回答，“好舒适。我小时候也曾幻想像鲁滨孙那样生活。”

“是吗？”博士礼貌地发出惊叹。

“怎么看不到您的同事？”印度人来了兴趣，“实际上，您可不像鲁滨孙。”

“我的两名助手在坎帕拉。我们日内瓦的领导定期会有一些指示。”

“据我们所知，您这儿还有一位女护士……”

“就我们两人在这儿应付。我派安妮去了卡塞塞。她去买一批新药。”

“您让一位姑娘单独去那到处都是野兽出没的地方……”联合国人类学处的专家开朗地微笑着。接受邀请后，他便非常庄重地在藤椅上坐下来。“是这样，事情嘛……博士，您当然也会猜得到我们之间谈话的机密性，这正如我对您的拜访一样。对于事情的实质，作为医生和生态学家的您，马上就会

理解的。在一个极高层人物的大家庭里——有许多事情要取决于这些人物……毫无疑问,在我们同你们的世界里,有许多事情已经出现很大的麻烦……艾滋病、马尔代夫菌株B—扎戈尔纳乌特。您自己能想象……”

“很难想象,连你本人也还没有弄到手。”

“但愿不会如此,”联合国专家抽搐了一下,“简单地说,这些人准备使用各种手段来进行试验,其中包括巫术,黑色巫术,白色巫术,任何能用上的巫术都要试验。您有信心吗?博士。”

乌尔夫·安德森博士只是稍稍扬了扬眉毛作为回答。

“现在萨满在世界各地为他们跳舞,”联合国专家继续说。“在津巴布韦,在土阿莫土群岛,在西伯利亚,在墨西哥。您明白吗?”

“就我所知,在这方面我只知道肯尼亚的经验,”博士说,同时似乎觉得自己对超自然现象的平静、务实的态度使客人高兴起来了。“结果不会有太大的希望。可能进行过程中还会有阻力。所有的结果都面临着一个难题。这种经验既没有重复性,也不能进行检验研究。它们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就是说,这并不是科学。”

博士自己一直没有坐下。他好像觉得房间还是没有整理成个样子,还有一些什么事不能让他静下心来。他朝着窗外看了一眼,他看清了,树枝上都空了,那些白色的鸟一只也没有了——它们肯定被直升飞机的旋风赶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过,听您的口气,博士,您是完全容忍……巫术的真实性?”联合国专家尖锐地说。

“您要是同我一样在这里住这么长,就明白了。”博士想说

却没有说出口,不过,作为早就生活在与世隔绝的荒僻之地的文明人,他是不会轻易放弃同新来的人稍稍讨论一下抽象题目的快乐的,哪怕这位新来的人并不引起他的特别好感。

“我重复一下陈腐的真理,基兹先生。我们的认识本身要成为可能,只有到野蛮的唯物主义时期过去之后。而眼下,在新的人道主义条件下,我们是在怡然自在地探讨世界上各种观点的相互容忍,以及对各个领域存在的容忍。科学,巫术,可能还有第三种。对此,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们中有不少人也在以各种玩意儿聊以自娱。您还记得,是什么获得了特殊的尊敬?……毒品。有人轻而易举地摆脱出来,有人却并不走运。我得承认,大脑要转弯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到非洲,一开始就落到你们印度人同种族的群体里。一伙快乐而安详的人,一切恶梦和其他可怕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既不是什么反常现象,也不是精神病学方面的现象,就好似日常的伤风一样平常……可以说,是种公共财产,是个因果哲学问题。”

“是因果报应,”印度人笑了笑。

“我给他们讲述我的恐惧时,他们也是像您这样笑笑。于是恐惧和幻觉自行消失了,周围的人谁也不会相信会被什么东西吓着的……要我猜想,您对古鲁感兴趣……”

“确实如此,”印度人点点头。“人们说,在他的领域内他有很大的神力。”

“传说是这样,”博士笑出声来。

“人们说,这个地区干旱之后的第一场雨就是他唤来的。博士,您能肯定他会呼风唤雨吗?”

“雨,对他来说是太容易了。看来,似乎是他叫您来的。”

“请原谅……”联合国专家有点不知所措。

“通常，雨是从西面、从山那边过来的。可从来没有军用直升机从那边来。”

这时候他总算坐了下来。

“这就很清楚了，”刚来的专家眨了一下眼，又点点头。“奥涅泽种族的历史对我们的委托人来说大体上都是知道的。他们知道，受遗传所制约的白血病现象，只有在这里能十分清楚地观察到。奥涅泽族里的萨满早已会医治自己族人的疾病。我们已经把血样运来了。我们需要的是让古鲁对血样施行巫术。只有他掌握着这些巫术。但愿他的全套巫术能对血样起作用。随后，对这些血样将进行研究。还有，如果说研究结果对于委托人还感到满意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来打搅您。您的生态学研究费用您自己可以留起来。而且，博士，您可以有玩一回开心抽奖的机会。极有可能获得大奖。”

乌尔夫·安德森博士吸了一口气，又朝窗外望去。这次他看的已经不再是那些万基的白鸪了。

“头一个重要的障碍就是，”他说，“奥涅泽种族是个与外界隔绝的群体。古鲁只在一个秘密的男性群体内部作法。那里面有泰古鲁氏族、人豹，还有最古老的图腾。外来人最好不要指望自己的要求会被接受。陌生人根本就不会正确地表达自己的要求。这里还必须用一种特殊的神圣语言来表述自己的请求。”

“谦虚掩饰着传教士，”联合国专家笑着说。“我们早已知道，鉴于您在种族方面的特殊功劳，您已经被吸收加入泰古鲁人的秘密氏族。就是说，您可能会变成这一氏族在文明世界的全权代表了。”

“您的消息相当灵通，基兹先生，”博士承认。

“也许比您想象的更好，”印度人已经使他信服了。“还有，我再来预言第二个，那就是您有意要给我们前面的路上设置障碍……比如说这个检疫所。这些我们都知道：疾病是同奥涅泽种族血液的遗传性质有关，疾病的经常突发对土著人的生命并不构成威胁……这一点，就是所谓古老的、所有的土著人所认为的因果报应。而且也不会损害别的民族的代表们。”

“这是一种少见的疾病，”博士盯着印度人的眼睛说道。“外来人的侵入可能会成为诱变因素，有可能导致疾病变成其他更危险的形式。”

“我已经估计到了，指望您能主动地帮助我们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印度人把喝掉一半的高脚杯推到一边，并非不愉快地说。“原因是什么？您是这里的主人，您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秩序，而我们不礼貌地打搅了您的平静。而且，根本就不应该从西面飞来直升飞机，不是这样吗？无论是我个人，还是跟在我身边负责保卫的这些亡命之徒，都不会让您喜欢。顺便说说，我反复坚持说过，没有他们，我也能应付得了。但是，我并不是属于那些能作出决定的人。那么结论就是这样：虽然您已经发过希波克拉底^①誓言，但您现在并不愿意去帮助那些正需要您帮助的人们。这很奇怪，不是吗？”

“不过，从坎帕拉送到这里来的艾滋病人要比派您来的那

①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06—约前370)，古希腊医师。医生应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并成为合乎道德行为的榜样，这一观念是与希波克拉底的名字分不开的。——译者注

儿的病人多得多,而且连一次军用直升飞机也没有动用过。”

“原来如此!瑞士的人道主义又换上了共产主义。爆响的混合物,博士。”

这时候专家站了起来,定睛注视着窗外。博士找不到让他感兴趣的答案。

“在您看来,我所用的花招只不过是土著人相识的礼仪,”乌尔夫·安德森博士说。“您一旦来到这里,自己也就成了小小的巫师和先知了。我想要你们撤走,可你们不愿意收摊。我要威吓你们,可你们还想恫吓我。我想打电话给警察和日内瓦,可他们会说服我,最后再找个合适的理由把我紧急召回。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会再从日内瓦,或者纽约,找来一个受人尊敬的泰古鲁氏族的成员。但如果我同您留在一起的话,对您的损害将会减小。您的直升飞机,就是艾滋病的一种病毒形式。如果它已经完成了着陆,那就成了一个艾滋病人的血疹,千万不能去挤破它。”

专家站在博士对面,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又心不在焉地笑了。

“我接受您的条件,先知先生,”他十分真诚地说。

“您和我,我们两人乘汽车去。就我们两人,”博士强调了一句。“您把您的那几个亡命徒安顿在这儿坐着,坐在房子里,在我们回来之前可不要露面。到了那边的村子,您的每个手势,每个动作都得按我的指示去做。我们必须在日落之前赶回来。”

“我已经准备签一份合同,”联合国专家举起两手,做了个滑稽的投降姿势。

十分钟后,吉普车绕过红十字基地的树丛“障碍”,博士把